

儿童文学研究

ERTONG WENXUE YANJIU

第三辑



爱科学图画丛书

《爱科学图画丛书》是以小学低年级儿童为对象的自然科学知识读物，已出版了《小蝌蚪找妈妈》等九册。这些读物图文并茂，以生动的形式，浅显的语言，向小读者传授一些基础知识，引导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

空气在工作

小兵写诗

陈力萍画

小蝌蚪找妈妈

鲁兵写诗

陈秋草画

糊涂的小鲤鱼

嵇 鸿写

陈清之画

芳芳治牙

陈逸汝写

糜佳乐画

蚂蚁日记

严大椿写

王晓明画

隐身大力士

王国忠写

乐小英画

大海

刘兴诗写

陈剑英画

小哈桑和“黄风怪”

刘兴诗写

胡永凯画

圆圆找朋友

凌启渝写

徐克诚画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儿童文学研究

第三辑

马如瑾 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5 字数 145,000

1980年3月第1版 198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0

统一书号: 10024·3655 定价: 0.42元

儿童文学研究

第三辑 目录

“童心”与“童心论”……………陈伯吹(1)

作协上海分会儿童文学组

座谈“童心论”……………本刊记者(21)

“童心论”讨论发言选刊

实事求是谈“童心”……………鲁兵(24)

两点想法……………魏同贤(26)

还它一个本来的面目……………朱彦(31)

“童心论”是被硬批出来的……………洪祖年(34)

儿童文学的特点要大谈特谈……………任大霖(36)

为《“强盗”的女儿》翻案……………江英(40)

不是“倒桨”，是顺桨！

——重评《省城来的新同学》……………任雪蕊(44)

重读郭风的《蒲公英和虹》……………黎焕颐(50)

《蒲公英和虹》新版后记……………郭风(52)

《小兵张嘎》再版后记……………徐光耀(53)

试论刘真短篇小说的思想与艺术……………周晓林夏(59)

试谈《山高水长》的人物和语言……………赵耀堂肖甦(69)

要约而写真

的《神奇的窗子》随谈……………樊发稼(80)

七八年《少年文艺》及《少年报》

童短篇小说……………彭新琪(84)

科学文艺笔谈

- 科学文艺散议.....石 工(93)
“科学文艺”还是要讲科学.....肖 明(95)
首先是科学.....阳 光(99)
科学·幻想·小说王亚法(102)
美国出版专著介绍科学幻想小说王逢振(105)

怎样写得浅方轶群(118)

郭老在儿童文学阵地上晴 帆(135)

张天翼的儿童文学创作朱金顺 龚肇兰(140)

不灭的战绩

- 记先驱者在儿童文学阵地上的战斗胡从经(149)
中央苏区和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儿童画黄 可(154)

国际安徒生奖历届获奖作家介绍任溶溶(165)

本刊征集儿童文学资料启事(164)



在第三届国际童话电影节上

我国动画片《牧笛》获金质奖.....(30)

各地文学刊物发表儿童文学作品(153)

作协湖南分会成立儿童文学组.....(39)

上海《儿童诗画廊》复刊.....(79)

上海《少年报》编辑部选编

我国现代儿童文学选集.....

为了繁荣儿童文学创作

沈阳市成立儿童文学学会.....

“童心”与“童心论”

陈伯吹

在儿童文学创作道路上：

童心啊，童心啊，

你是一只拦路虎？

还是一匹千里马？

—

一九六〇年，文艺界承受着上年文艺思想批判的惊涛骇浪的冲击，从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开幕，于是而批判文学作品中的“人性论”，批判“现实主义道路广阔论”，以及“现实主义深化论”，批判“中间人物论”，批判“有益无害论”，等等。

这年春上，在上海掀起了历时四十九天的“批判十八、十九世纪欧美古典文学”尾声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儿童文学领域里，批判了所谓的“童心论”。会开了三、四次，终于开不下去，不了了之。至此，长达两年之久的这一场“文艺批判”才算闭幕。

这一系列的批判，从字面上、口号上、提法上看来，似乎是各不相同的，但其性质是一致的，矛头都是指向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如果是作实事求是地批判，这本来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为党的文艺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贯彻，鸣锣开道，大张旗鼓，吹起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前进的一支响亮的前奏曲。

所以，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论其为批评

也好,批判也好),各抒所见,畅所欲言,集思广益,真理愈辩愈明,本来是一件正常的大好事,是繁荣创作,提高作品质量的大功率动力之一。问题在于论争中是否发扬了民主,既有批评的自由,又有反批评的自由,艺术民主得到了保障?论争中是否遵循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论争是否划清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不混为一谈,不乱扣帽子,不乱打棍子?

从文艺批评的大体上说来,最起码是要具备这三点,才能明辨是非,收获成果,尽管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再三谆谆说了的,但是都没有能做到。而这场思想学术性的文艺批评,竟变质成为一场政治性的整风运动。

“运动”在表面上从一九五九年进入一九六〇年逐渐平静下来了,实际上,迄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破门而出之前,未尝真正停止过。其间对一本书,一出戏,一首诗,一篇论文,一部影片……不论其是属于文学的,还是属于音乐的、美学的,乃至哲学的,所谓“小批判”,“小整风”,象海洋底下的那股潜流,水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却从来没有中断过,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

林彪、“四人帮”包藏祸心,意在篡党夺权,拉大旗作虎皮,凭借文化大革命运动,因利乘便,另搞一套,肆无忌惮地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文艺界则首当其冲,受害最烈。什么“反题材决定论”,什么“反火药味论”,什么“离经叛道论”,什么“全民文学论”……巧立一些似是而非的名目,大加批判,穷凶极恶地破坏文艺革命。

这个反党集团既然妄想改朝换代,那么,对于祖国的花朵——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当然不肯轻易放过,而是要紧紧抓住这最有力量、最有效果、最能转变人的思想的文艺——儿童文学,黑手伸了进去,重新捡起他们认为“奇货可居”的破烂货“童心论”,大做批判文章了。

“童心论”从何而来?它的来龙去脉又如何?这个事实是不是

应该首先弄清楚。

二

革命胜利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图书、报刊上，谁也没有发表过“童心论”的论文和有关“童心论”的专著，即使短篇零章，也没有见到过。可能我读书不多，所知有限，但也查阅过大量的有关图书、报刊，仍然只有这么一个结果：“零”。在这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情况下，那些阴谋家、野心家，只能“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地且找一只“替罪羊”。

一九五八年二月，我在作为内部刊物出版的《儿童文学研究》第四期中，发表了《漫谈当前儿童文学问题》，在它的第二段里（一九五九年四月收入《儿童文学简论》中去时，加上了《培养编辑也是当前的急务》的小标题），谈到了编辑审稿工作，有这么几句话：

如果审读儿童文学作品不从“儿童观点”出发，不在“儿童情趣”上体会，不怀着一颗“童心”去欣赏鉴别，一定会有“沧海遗珠”的遗憾；那些被发表和被出版的作品，很可能得到成年人的同声赞美，而真正的小读者未必感到有兴趣。这在目前小学校里的老师们，颇多有这样的体会。这没什么奇怪，因为它们都是“成人的”儿童文学作品啊！

这在当时，有部分编辑同志的编辑思想，在重视所谓“大题材”（这当然是好的，一般指的是革命斗争、工业建设、农村土改等这类属于国家大事的题材）的同时，却忽视了学校、少先队和家庭的、社会的一般生活的题材。针对这一具体情况，作为一种初步的、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和大家商量，可能说得还有道理，也可能说得没有道理，本来可以分析研究，展开讨论。然而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文艺思潮之下，以后更在林彪、“四人帮”泡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极左路线之下，辫子抓到了，小鞋穿上了，硬说这是

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童心论”(请注意!在“童心”两字后面别有用心地加个“论”字,这是自古以来“刀笔之吏”的绝招),布置了一场批判,并把材料放进档案中去。这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气焰熏天,是不可以理喻的,只能听之任之。

“天兵怒气冲霄汉”,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迎来了文艺的春天。在文艺界发扬艺术民主的今天,自己应该有错认错,有理说理,然后虚心地、从善如流地认真听取来自客观方面的群众意见。

很显然,我那写得简单,又不完善,也不深透的这一小段话,其前提无非是重视儿童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特点,要求编辑同志心中有儿童;尽量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的身体成长,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兴趣爱好,从而有可能、也有保证在大量的稿件中,选用真正为儿童喜见乐闻的作品。但绝没有要求编辑同志在任何时间里,任何工作上,都以“童心”为主,一以贯之地以此去思考问题,处理业务,甚至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中,听凭“童心”主宰一切。看得出来,我丝毫也没有这样的意图。

简单些说,我主观上只是认为作为担负起儿童文学这一特定工作的编辑同志,能以具有儿童思想感情的“童心”,作用于编辑工作上,才有可能比较深刻的理解,正确的选择,为广大的小读者们提供良好的精神粮食。这些话中的“童心”,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从属于方法论的范畴,不属于原则论的领域,不能把方法当作原理原则来批。

何况,“童心”与“童心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应予以分别对待。例如自然界中的金刚石和石墨,按它们的化学成分来说,都是同一种元素,那就是碳。但在物理性上截然不同,一硬一软,一透明一不透明,在工业上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尽管它们很相类似。“童心”和“童心论”中间是划不上等号的。这好比有人谈论自由,就给他插上“自由主义”的标签,这可以吗?这是武断!有人说要吸取“经验”,就训斥他是“经验主义”,这象话吗?这是胡扯!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要的是“兴趣”,不要“兴趣主义”;要的是“童心”,不要“童心论”;实实在在说,要的是“儿童特点”。

如果概念不清，事理不辨，是非不明，批判压根儿没有思想基础，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作用了。

三

事物总得研究分析，才有结论。退一步说，“童心论”即使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产物，但是如果它还有合理的成分，可取的内核，把它放在积极的前提下，正确的方向性和目的性上，起到更有助、有利于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作用，那又有什么不好呢？“童心”是不搞阴谋诡计的。在今天，可以光明正大地说，世界上那些资产阶级的物质产物和精神产物，为我们所需求，为社会主义所利用并限制的，多着呢，应该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所以：“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①看一看在儿童文学的编辑（创作也一样）工作上，存在着童心和不存在童心有哪些不同？排除了童心和不排除童心又怎么样？童心有没有带来好处还是带来了什么坏处？……这些，都应该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检验，有所分析，有所发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走“实践出真知”的大道，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文艺科学论点。

这，特别是在对待文艺上的问题，正是“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②因为“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③但是林彪、“四人帮”恰恰反其道而行之，虽然他们信誓旦旦，口口声声“高举，高举”，“最，最，最”，实际上是“反，反，反”，最后还是狐狸尾巴藏不住，暴露了两面派的卑鄙无耻的嘴脸。

他们在那些猖獗横行的日子里，惯于强词夺理，含血喷人，为中外古今史书上所不见，历史老人也只能愕然搁笔——

你在《游泳池边》中描写小女孩在老工人教育鼓舞下的场景，为的是穿上了游泳衣，犯有裸露“大腿”的嫌疑，就被指责是黄色作品，宣扬色情；你改写伊索的寓言《龟兔赛跑》，他斥责你提倡奴才爬行主义；你创作童话作品，写上禽言兽语，他就一手高举“小红

书”，一边厉声地喝问：“猫会讲话吗？公鸡会唱歌吗？”道貌岸然，辞严气正，独独忘了朝夕“口而诵，心而维”地恭读着的《语录》190页上的那两句：“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诸如此类的所谓“大批判”，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吗？

本来法西斯主义的专横，比诸封建主义的独断，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那套粗暴无比的“指鹿为马”的鬼花招，“四人帮”是优于为之。可不是，一册“浅显而且有趣”④的《小蝌蚪找妈妈》，明明是一篇幼儿的科学童话，主题是在叙述青蛙成长的过程，由此而认识了一些同类水族，也得到了不少经验教训，它被摄成图文并茂的美术影片（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一部优秀的科教片）：主要是对儿童进行科学知识教育，但也毫不缺乏思想教育意义（茅盾同志在举行“电影百花奖”时写的那首赞诗可以证明：“……只缘执一体，再三错认娘。……认识不全面，好心办坏事……”），实实在在地在科普教育工作上作出了贡献，却被批判为宣扬“母爱”、“人性论”的毒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但是，在少年儿童心目中，无论它是作为书或作为影片，永远是一朵香花！“四人帮”呵，你们无视于实践，无视于社会检验，再神通广大，也改变不了这一铁定的事实。你们只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长叹息吧！

“四人帮”承继着五年以前在文艺革命阵地上刮起的一股“左”的风，从“人性论”、“人类之爱”、“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直刮到“‘人性论’的翻版‘童心论’”，“张冠李戴”地扣上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观和反对儿童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罪名的大帽子。无须抱怨，这是理所当然的“莫须有”，否则，他们不成其为篡党夺权的“四人帮”，搞“影射史学”和“阴谋文艺”的老手了，也不会在他们被粉碎后，万众欢腾，人心大快，普天同庆了！

四

在中外古今文学大师们妙语如珠的口头上，或者在他们生花彩笔的笔尖下，“童心”这个词儿，却是屡见不鲜的；可是“童心论”

的专论专著，则未之见也。

曾经被“四人帮”竭力捧抬为尊法反儒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的李贽(1527~1602)，在他的著作《焚书》卷三中，写有一篇《童心说》。这篇议论文，篇幅不长，大约只有千把字，与其说它是“童心说”，毋宁说它是“童心赞”。它与“童心论”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过，对于“什么叫做‘童心’”？在这个问题上，倒可以参考、借鉴一下。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不可也。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在明代这位博学多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学者看来，人都应该有童心；要不，人就不是真人，也就是坏人了。他在那个愁苦离乱的岁月里，对于人，也对于文，不能没有较深的较多的感触，所以他在篇末长叹一声：

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看来这位被“四人帮”百般颂扬的大法家，却唯恐人没有童心，从而为之立说。而“四人帮”虽则尊法攘儒，却一股强劲地批判“童心论”，这叫做大水冲毁龙王庙，孝子贤孙顶撞了老祖宗。“四人帮”阴谋虽多，野心虽大，却不学无术，以致弄巧成拙。在政治上、经济上、学术上，这类可恨可恼的笑话多着哩。

“童心”，从字面上理解，简单说，是儿童的心。儿童的心是怎么样的，从自然科学方面说，是儿童的心脏，主管血液循环的器官；但是从文艺方面说，却是个丰富的多义词，正如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写道：“东望于邑，裁书叙心。”这心，指的是心思、心情、心意。所以童心也就是儿童的思想与感情的结晶体。我们平时常说的“心

里想”，实际上是“脑筋动”，但是为了说得雅致些，审美些，往往说是“你心里怎么想”，而一般不多说“你脑筋怎么动”，只有形而上学的、死板教条的“四人帮”，才会批判“心里想”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说法，但是事实上人们不仅说“心里想”，还爱说“肚皮里转念头”。人们总是喜欢说“肚子里货色多”，似乎更形象些，而不大说“脑袋里装满了知识”，因其乏味。这是语言的艺术，也是语言的妙用，这当然又不是“四人帮”一伙所能理解领会了的。

正如哲学大师黑格尔老人认为：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它的每个部分、方面，只有当它们处在有机联系之中的时候，才会有它应该有的那种具体意义。帮派体系的一伙就是到不了这个认识水平！

成人也是从儿童生长起来的，由于客观条件的社会环境长期地熏陶着，主观条件的生理、心理方面不断地发展着，变化着，逐渐习惯于日新月异、与世推移地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对问题的思维方法，对事物的关注探索，对活动的兴趣爱好，对人和自然的态度，以及他自身的个性特点和行为表现，都和童年时代的不同了。所谓“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李贽在这个课题上，虽然摆的是发展观点，对人的童心逐渐消逝，作了分析：从细节看，差不离；但从主体看，不免是消极的，尽管在于非议孔孟之道。

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

从今天来对“童心”作比较科学的评价是：童心是天真的、纯洁的、公正而坦率的，诚实又美好的，热衷于好奇，殷切地求知，富有勇敢冒险精神……只是它有幼稚，易变，少见识浅，甚至无知的这

一面。从儿童文学创作来说，为了要求作品的主人公——儿童的形象写得生动活泼，写得有真实感，写得有浓厚的生活味儿，特别是对于鲜明的性格的深刻刻画，等等，那么，作家如果理解、通晓、并且掌握着童心，笔底下将如鱼得水，写来亲切动人。既能写得畅，写得透，又能写出喜怒哀乐，真挚感人。

是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正是由于深切了解儿童的心理状态，才有可能艺术地技巧地运用童心的积极方面——真、美、善，必然大大地有利于进行政治思想品德教育，以及革命传统教育，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塑造好儿童艺术形象，更天真烂漫，更虎虎有生气，更有真实感的同时，决不能自然主义地一味迁就着儿童，一切如实地现状地照搬、照写，其中也没有一点儿“向上”的理想的因素，甚至于追求消极的一面：撒娇、任性、贪玩、无礼、顽皮等等，只是为童心而童心，单纯地为了写真实，自然主义地被“童心”牵着鼻子走，没分寸，没限度，不掌握住“火候”，净出儿童的洋相。这样，也许就可说是“童心论”了。一往情深地陷入不论什么概以“童心”为主的“童心论”的泥坑里去！

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个限度。无论从原子到星球也好，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也好，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也好，客观世界中万千事物，每一个具体事物在它发展的过程中都有一定的限度，过此，量变就要引起质变，走向它的反面了。所以列宁警告着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若说“童心论”有错误，恐怕就在这上面吧。

现在让我们看看几个正面的例子，领略一下文学作品里的“童心”吧。

胡子伯伯的胡子真是又多又长，……一直拖到地上，把他身子也裹住了。南南想，“如果他没有衣服，这胡子可以当做一件袍”。（《南南和胡子伯伯》）

作家要是不熟悉儿童生活，了解儿童心理，善于观察体会儿童

的心灵，就不可能写出这百分之百的儿童“心里话”(就这么一句“心里话”，把一个名叫南南的孩子写得多么传神啊!)，也就不可能勾勒出一个真正的儿童形象。当然，作家还不能忘记他所描画的对象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里有他不同的年龄特征。

跟弟弟去看电影，
你就不要想太平：
问题好象机关枪，
嗒嗒嗒嗒开不停。

只要看到电影里，
一有坏人害好人，
他就急得哇哇叫：
“快快来啊，解放军!”(《弟弟看电影》)

念着这首诗(全首共九小节，只引了两小节)，诗里头描绘的看电影的弟弟，几乎要从白纸黑字的诗的行间里蹦出来了。每当电影院放映儿童影片专场时，这类真实的带有普遍性的生动活泼的情景，往往使得场子里的气氛沸腾起来，热烈又愉快。诗人捉住了孩子们爱憎分明的心的典型事例，写出了这样好的诗，主要是能够体察中国儿童崇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真诚的心。

另一首题作《雨后》的诗，写小妹妹在后面跟着在泥地上摔过一跤的小哥哥，一块儿走。

小妹妹撅着两条短粗的小辫，
紧紧地跟在这泥裤子后面，
她咬着唇儿
提着裙儿
轻轻地小心地跑，
心里却希望自己
也摔过这么痛快的一跤!

这位女诗人体察小女孩的心灵多么深啊！如果她不懂得儿童的心灵，不能心心相印地“心有灵犀一点通”，那怎么也不能写出小妹妹的“心声”的好诗。而小妹妹的这份心情，在成人看来是非常可笑的，但在小妹妹的心坎里，却是十分真诚的。把这点真实感写出来，小妹妹的艺术形象就大为生色而有光彩了。

“我没有红领巾，你不要以为我念书不好，爱和同学吵架。才不呢，完全是因为我还没到九岁，九岁！”（《小胖和小松》）

这几句又天真，又稚气，也实实在在的老实话，是公园中姐弟俩的悄悄话语，要不是作家在平时关心并留神孩子们的那颗童心，懂得他们既有自尊心，又有自信心，就不可能写下这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儿童口语，从而突出了一个作为姐姐的八岁女孩子的形象。

我们的儿童文学在党的教导、关怀、支持下，从一九四九年在大陆解放后，一年比一年发展，欣欣向荣，十七年来优秀的作品，几乎如雨后的春笋，正在逐渐呈现一片繁荣起来的景象，不幸横遭林彪、“四人帮”十年的破坏、摧残，虽然如此，象上面举例的“从生活中来，具有儿童特点”的好作品，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显示了并证实了作家对儿童生活和儿童心理的了解与体验，和创作作品的关系。

那位从革命激情中孕育出来的、高唱暴风雨即将到来的《海燕》的诗人，他从社会底层深处、抓住它的主动脉，预见地写出社会主义的革命火花已经闪光了的《母亲》的作家高尔基，他是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他乐于用自己的大手笔，为少年儿童创作童话，在完成《叶夫谢依卡》、《茶炊》、《小麻雀》等篇之后，当他接着写完《早晨》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觉：

我写得很沉闷吗？那有什么办法呢？当一个孩子长到四十岁，他就比较沉闷了。

这按照李贽的观点，那就是：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⑥不行，闻见⑦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

高尔基的感叹，是不是也就是对自己在创作实践中，感觉到了“童心之失”的遗憾与惋惜吧。

儿童是人，但不等于成人；儿童文学是文学，但不等于成人文学。成人与儿童在一起生活、工作的时候，会产生许多相互不协调、不适应的事儿，从而有些或小到大的差别，甚至是矛盾。具体到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上：尽管理论性是一致的，但在实际运用上既有同一性，却又有差异性，不然，就无从区别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了。

事物是千差万别的。后者是从前者派生出来的，如果它不具备自己的特殊性，也就失却它存在的意义和存在的地位了。即使在儿童文学自身中，也由于儿童年龄特征的关系，各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各有他们不同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环境，从而产生不同的特殊的需要。年龄愈小，这方面显得愈特殊。所以，高尔基感叹的乃是“童心”，而李贽所议论的则是“童心说(论)”了，因为他是对“无一样创制体格”的文篇都要求童心。

五

有人这么说，作家是不会关注到童心不童心的，特别是那些写出世界名著的杰出的大作家。不见得吧，说这话的大概忘记了都德的《最后一课》，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孩》，金斯莱的《水孩子》，莫洛的《无家可归的孩子》和斯比丽的《小夏蒂》，等等作品，也记不起契诃夫的《万卡》，马克·吐温的《汤姆·索耶》和《哈克贝利·芬》了……

且不谈国外的，回头来说说我们国内的吧。

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先生，他老人家就在《爱罗先珂童话集·序》中这样写道：

……而我所展开他来的是童心的，美的，然而有其真实性的梦。……但是我愿意作者不要出离童心的美梦，而且还要招呼人们进向这梦中，看完了真实的虹，我们不至于是梦游者。

鲁迅先生并不讳言诗人、作家有“童心”，而且赞美着要有童心，并且还要招呼人们能进向童心的梦。不知道这些话（其涵义深远，岂仅童心已焉）算不算“童心论”？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敢于祭起这顶帽子？

这位可敬爱的当年中国的文坛主将，在翻译完了那位盲诗人的《狭的笼》以后，在“附记”中，进一步地这样写着：

我掩卷之后，深感谢人类中有这样的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与著作。

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说：“这是在宣扬‘童心论’了！”其实，说也徒然，自有后来人嘛！

最近读到龚朴同志出于政治热情写的赞扬党的好女儿、革命英雄烈士张志新同志的那篇真挚感人的杂文，就冠以《可贵的赤子之心》的题目（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八月一日第三版），只觉得非常妥适精当。纯洁、正直无私的赤子之心，的确确是可贵的啊！

如果说鲁迅先生这些犯有“童心论”嫌疑的话，是在被爱罗先珂充满着“爱人类”的思想感情的散文诗般的童话作品所挑动起来的，并非出于他老人家的本意（原始思想），那么，请再读一读他老人家由于热爱少年儿童，关心民族国家的命运，而为下一代呼吁精神食粮所写的精辟有力的杂文——《看图识字》中的一些话吧。